

安妮宝贝

生命是一场幻觉

The life is an illusion

安妮宝贝 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安妮宝贝

生命是一场幻觉

The life is an illusion

安妮宝贝 著

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的朋友刘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是一场幻觉/安妮宝贝著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80645-896-4

I. 生… II. 安… III. 作品集—当代—中国 IV. 1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第 48709 号

生命是一场幻觉

作 者: 安妮宝贝

责任编辑: 陈飞扬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57021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海口人民印刷一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

印 张: 10

字 数: 428 千字

书 号: ISBN 7-80645-896-4/ I. 80

定 价: 20.00 元



末世爱情

世界的末日。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。

她转过身去。发现后面空无一人。

——题

衡山路的香樟花园。混乱逼仄的空间，充溢着烟草辛辣的气味和人声的喧嚣。她看着放在桌子上的红酒。透明的玻璃杯。清醇的液体像被兑了水的的鲜血。留在喉咙里的感觉是酸涩的。泛滥在胃的底部，却像一簇火焰在烧。

逐渐的，她感觉到自己有点醉。她一再地把脸侧过去，看着大玻璃窗外的夜色。冷清的街道上，停留着很多出租车。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。伸展在雾气中的枝桠是寂寞的。

这是一个模糊的场景。像一个布景。搭得很美，却不见该出场的人。她把脸搁在手臂上。独自微笑。某段时刻里，感觉自己是黑暗剧院里的一个观众。

她等着一场戏上演。最后却发现自己看错了时间。只剩下等待。

午后的冬日阳光很温暖。在拥挤不堪的淮海路上。到处是世纪末焦灼不安的人。表情空洞地疯狂购物。他们混杂在人群里。有时候他走在她的前面，他在后面伸出他的手轻微的示意。她快步跟上去，把自己的手指放在他的手心里。肌肤的温度很暖。在穿越过车流纵横的马路后，他放开了她的手。

这一个瞬间。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心一片冰凉。

他们看过去是疏离而平淡的。他始终想把她变成一盆养在阳台





上的植物。水和阳光。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中。然而她明白寒冷或者渴的含义。于是她憎恨他。她笑着看他。微微仰着脸，天真的表情。常常他们这样彼此不动声色地较量。她知道她是他的对手。

百盛的门口人声鼎沸。搭的临时舞台围满了阳光下百无聊赖的人。一个戴着紫色假发的女人在舞台上大声地推销商品。她看到人群中一对年轻的情人。女孩不是太漂亮。身边的男孩穿着一套拙劣的西装，手里拎着一个大削价的时装袋。

男孩在人群中俯下脸，轻轻地，温柔地亲吻拥在怀里的女孩。女孩平庸的脸突然像一朵充满了水分的花，旁若无人地盛放开来。

如果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，希望能够和最爱的人在一起。不记得是谁对她曾经说过。是个男人。他说，他要和最爱的人拥抱着到最后一刻。

在12月31日的清晨，她起来上网。看到一个人在论坛里贴的帖子。那个人说，醒来发现，躺在身边的女人，其实根本就不爱她。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凌晨。那个帖子她瞟了一眼就把它关掉了。心里突然很寒冷。

阳光下那两张亲吻着的脸。像一个流着血的伤疤。印在告别的时刻里。

不要逼我离开你。她说。她微笑着看他。每次当她认真的时候，她都会习惯性地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状态。好像一个能随时开始的游戏。她不需要准备。

他转过脸看她。这个英俊的男人。脸上可以随时转换柔情或者冷酷的表情。

她看着他。她不怕他。阳光照射在眼睛里，有些刺痛。低下头的时候，她感觉到晕眩中温暖的眼泪。她屏住呼吸，不让它流下来。

酒吧里都是陌生的脸。

她喝了一点红酒。

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夜里。她轻轻地把自己的辫子解开来，闻



着洗后还没干透的发丝散发出凛冽的清香。这个夜里，她和身边任何一个女子一样。衣锦夜行。抹着闪亮的银粉和唇膏。除了爱情。

她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。女孩说，你相信有真爱吗。她说，她相信。

不相信爱情。却相信世界的某一处有一个人。一直等在那里。只是不知道会何时何地出现。总是快乐而孤独地等着他。也许这样就可以过了一生。

说了很多话。在一个陌生人面前。似乎是醉了。每一个人都以为她会是一个沉溺于抽烟喝酒的女子。可是她不是。她的外表异常的素。是纯白的。

她对女孩说，唯一的一次是在西安。喝醉了。走在大街上。感觉灵魂里一半的清醒和一半的麻醉。像一条鱼。游离在陌生拥挤的人群里。突然感觉到自己在笑。声音慵懒。表情娇憨。酒精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简单和天真。只是，渗透在身体里的温暖会逐渐得变得寒冷。

她看着自己的微笑。她能够随时流下眼泪来。

最后一夜你想做些什么。

想和一个陌生人相爱。狠狠地爱。然后告别。

女孩笑。她也笑。混乱喧闹的酒吧。阴暗中的脸。象一朵一朵的花，突然之间褪色枯萎。她看着行走在灯光中的女子。她们有漆黑的头发，妩媚的容颜。即使是寒冷的冬天，也穿着无袖的紧身毛衣和刺绣的短裙。裸露的手臂和腿。洁白的肌肤闪烁光泽。一朵一朵的花。如果没有爱情。盛开和枯萎会是如此寂寞。

来不及了。

等他。他一直没有来。找他。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想他。似乎已经遗忘。回头看。他已经不见。

或者你全部听我的。或者我全部听你的。这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唯一原则。



安妮宝贝精品集

她听到过他在别人前面，发表的言论。他想让她变成一个低眉顺目的女孩。却忘记她在漂泊路途中坚持的桀骜和流离。他们不清楚彼此是否相爱。在黑暗中掌握在手里的，只有肌肤的温度。

很多时候，她都是一个柔顺的没有怨言的人。她感觉到自己的寂寞或者寒冷，但是不会轻易言语。除了偶尔。偶尔她是个容易陷入情绪的沉沦的人。她会使他感觉无措。

他的心已经死了。他说。当他想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可以爱。如果不想爱，他就可以不爱。换言之，他可以爱上任何一个人。也就是其实他无法爱上任何一个人。这是一个水龙头。可以随时地开。随时地关。

她听到一个朋友问他，那有没有人可以让你感觉到水龙头的失控呢。他在抽烟。他沉默了一下。然后轻轻地摇头。

这样英俊的一个男人。却有一颗死掉的心。他是和她如此相似的一个人。

两个死心的人，在一起希望彼此能够取暖。却因为彼此的寒冷。只感觉到越来越冷。她在这个无声的瞬间，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声音。

那个夜晚他们争执。没有彼此指责。只是在强硬和沉默中抗衡。她不想和他说话。她说，她要开电脑。他不同意。他踢翻她的椅子。他说，我不许你上网。

我们把话谈清楚。她不肯和他对话。她固执的时候会非常任性。她只是轻声重复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脸上甚至还有淡淡的微笑。

她知道她只要像平时一样柔顺，一切就都会过去。甚至她清楚，他只是想让她屈服。他并不想伤害她。但是她把自己疼痛的心防卫了起来。她坐在冰冷的地上。

看着他。然后她站起来，穿上了大衣。她说，那我出去好了。

他光着脚从床上跳起来。冬天的深夜，已经过了12点。她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，却想独自离开。他拦住她。她推开。然后他把





Side A 生命是一场幻觉

她抱进房间里。她又跑出去。这个不知道屈服的女孩突然开始倔强得让人愤怒。他是个被女人宠坏的男人，没有什么耐心。他抓起她的衣服和行李，砸向她。你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

在他的失控和崩溃中，她像一只动物一样，逃到了门外。黑暗的楼梯上有仓促的足音。然后在寒冷的冬夜中消失。

她来到这个城市。他们开始同居生活的第一个夜里。她对他一无所知。这个空茫的城市。世纪末漂泊途中停靠的最后一个角落。她奢望过一些温暖。也预知感情只是彼此寂寞的一个安慰。却在爱情的暗淡和残缺中，感觉到它无处可逃的寒冷。

有时候他会天真温情像个孩子。她了解他的过往，所以能接受他的黑暗和冷漠。

她能接受他随时离去的结局。就好像她对自己是否会随时地离开，同样没有任何诺言。有时候她抚摸他的头发和脸。她想他们是否能够彼此温暖一些。可是，她又清楚，老得快的心会如此自私。他们在彼此控制对这份感情的投入。

她在空荡荡的黑暗的马路上狂奔。凌晨快两点的时候。这个城市是空的。她在寒冷的风中流下泪来。温暖的眼泪在脸上是刺痛的。

在肮脏的空荡荡的火车站里，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。等到天亮，她想她可以买一张车票，离开上海。去任何一个可以去的城市。她一直在路上。她不介意再次地流浪。也没有任何恐惧。本身就是双手空空的人。随时都能放掉一切。

候车大厅空气污浊，灯光刺眼。一些衣着褴褛的人在椅子上昏昏欲睡。地上都是垃圾。她感觉到胃里的疼痛。她把手撑在那里抵着痛。突然她想起一些记忆深处的语言。一个男人对她说，他在梦中看到她离去的路。他醒过来的时候心里钝痛。如果没有你。如果没有你。但是她依然离开了他。她注定要自己一无所有。但是这样的记忆是否是温暖的。甚至能安慰这一刻的病痛和狼狈。



她没有丝毫对他的期望和等待。也没有留恋。离开他就会像到他的身边，一样的轻易。好像他从来没有属于过她。她也从来没有属于过他。他们只是彼此路过。

车站的显示牌里显示出的日期是12月31日3点45分。

世纪末的最后一天。她的昏昏欲睡中的脑子里，只有一些模糊的词汇。告别。

流浪。爱情。贫穷。

他出现在候车室的时候，看到她蜷缩着躺在冰凉的木椅子上。旁边放着一瓶矿泉水。

还有拆开的零散的饼干和止痛的药片。这个脸色苍白，头发凌乱的女孩，平静地看着他走到她的身边。她已经平息下来。看过去疲倦而脆弱。眼睛里有逆来顺受的柔驯。象深深的黑暗的海面。淹没了所有的动乱。

他没有伸手抚摸她。他感到自己的手指在颤抖。他说，你想到哪里去。她摇摇头。

她微笑着。花朵一样枯萎的笑容。然后他把她横抱了起来。你必须给我诺言。他低低地说。再逃离，就又是一千年。

下午的时候，他们出现在淮海路。他带她出来吃饭，逛街，看电影。他不清楚自己的心情。

只是觉得着个女孩的灵魂中承担着很多东西。她使他有不安的感觉。阳光下，这个穿着灰色毛衣，黑色粗布裤，常常沉默不语的女子。从不对他说，她爱他。也不需要她对她说，他爱她。却希望一些温暖。诺言也好。往事也好。能够逃过世界末日的寂寞。

晚上她对他说，她想独自出去。他说，我可以陪你。她微笑。这样的夜晚，我们都应该找个最爱的人来陪伴。或者寂寞也好。

和陌生的女孩在酒吧里喝完最后一口红酒。她感觉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条鱼。可以遗忘爱情和等待的鱼。她说，新年快乐。她俯过脸去，亲吻女孩的头发。女孩说，等会去外滩听钟声吗。那里会



Side A 生命是一场幻觉

有很多人。也许还会有烟火。她说，不去。生活始终在继续。灵魂的漂泊永远无法停止。一千年的寂寞还是一样。

她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她躺倒上面的时候，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醉了。疾驶的车子带着她穿越霓虹和夜色中的城市。她把这座城市称之为石头森林。而她是一株开着苍白花朵的植物，无法找到潮湿的泥土。她斜靠在后车椅上。一幢幢伫立在夜空中的大厦倾斜着歪倒。

世界毁灭是否会在一瞬间。她想。生命只是一场幻觉。

车子无法开进外滩。她在寒夜的冷风里行走。四周是喧嚣的陌生的人群。混乱而快乐的。

华丽的建筑流光溢采。她已经醉得无力自拔。

她想亲吻一个相爱的男人。想紧紧地拥抱他。告诉他她爱他。她在苍凉的路途中流浪了一千年。追寻着他隐约的诺言。她艰难地拨开人堆挤向前面。她听到了新年的钟声响起。

还有人群的欢呼。夜空中爆满艳丽灿烂的烟花。刹那间，黑暗沉寂的夜空，获得了新生。

世界的末日。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。

她转过身去。发现后面空无一人。

八
月
未
央



最后约期

少年时，他最常做的一个梦是关与安的。

她穿着那条白棉布的裙子。洗得很旧的白色，泛出淡淡的黯黄。

好象一直在下雨。安的头发是潮湿的，水滴一点一点地，从她的发梢淌下来。她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孤单的，不知所措。

他说，安，跟我回家好吗。他突然感觉自己触摸不到她。安抬起头，她的脸象小时候一样，总是习惯性地仰起来看他。天真的，没有设防。林，我的蝴蝶没有了。

她的手心里是一只空空的纸盒子。盒子上粘着蝴蝶支离破碎的残缺翅膀。

安的手指突然流下刺眼的红色鲜血。她无助地把她的手藏到背后去。好痛，林。她轻轻地对他说。

每一次，他都是这样，喘息着在黑暗中惊醒。

她好象是一个被不断揉搓着的伤口。

在时间里溃烂着。

她是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转学来到他的班里。

老师说，安蓝，对同学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？

十岁的小女孩，站在那里，孤僻的一声不吭。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她的小脸，一直都不肯抬起她的头。她那时是从城市里下来，到在枫溪的奶奶家寄养。

是他从隔壁教室里搬来课桌让她用。

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纸盒子放进桌子里。

他说，这是什么。她不响，只是抬起头来看他。阳光下女孩的



脸被照亮。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睛。惊异地以为里面有泪光闪烁。但仔细一看，只是很潮湿罢了。

很快他就发现了那个纸盒子里的秘密。那是在上一节自修课的时候。大家很安静地在做作业，突然有一只蝴蝶飞出来，在教室里盘旋。接着两只，三只……很快的，教室里就飞满了斑斓的彩色蝴蝶。孩子们一下子就闹里来，笑声叫声不断，争着去扑打。

当班长的他只能站起来代替老师维持纪律。只有坐在角落里的她是一动不动的。

他走到她面前，掏出那只纸盒子，里面还剩下一只蝴蝶，在扑腾着翅膀。她仰起脸看着他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却是倔强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就把那只肇事的盒子扔出了窗外。然后看也不看她一眼，就跑到前面去管束同学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他在校园的草堆里看见了她。黄昏寂静的暮色里，她轻轻的哭泣是微弱的。那只皱巴巴的盒子早就破了。

他站在她旁边，手足无措。这个孤独的城市女孩，几乎从不对别人说话。

他说，我可以带你去捉蝴蝶。南山那里有很多。

她第一次对他说话。她的声音异常的清甜。我只是想看一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
她的泪水无声地就淹没了他。

他们晚饭也没吃，就一路跑到了南山脚下。

田野空阔寂静，暮色苍茫的天空上，只有褐色的鸟群飞过。

大片茂盛的芦苇在风中摇摆。一条幽绿的小河缓缓地流向田野。稻田弥漫着成熟中的清香。这里距离小镇的住宅区已经有点遥远，远远的还能看见飘散的炊烟。

他说，晚上我替你做一个网兜。我们明天中午再来。现在好像看不见蝴蝶。

它们回家吃饭去了。她说，我们再走过去一点看看好吗。我从



没来过这里。

他带她去了。然后在南山的另一个山坡下，他们发现了那片墓地。

全镇所有死去的人大概都埋葬在这里。

一块块冰冷的墓碑竖立在渐渐聚拢过来的夜雾中，突然让他有点恐惧。

她在墓地里走来走去，白裙子象蝴蝶的翅膀无声地掠过。一边轻声地念墓碑上的字。她爬到了一座墓的墓身上面去，吓得他连声叫她下来。他感觉她突然变得快乐和自由。她把从墓碑边折来的紫色雏菊，一朵一朵地插到头发上去。

我喜欢这里。她看着他，眼睛明亮得让他不安。

南山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。

有时候他们去爬山。一次次爬到高山顶上，看山另一侧下面的村落和水库。他们在一起不常说话。安在山上从不要林照顾她。危险的山崖，陡峭的坡道。她只是无声地跟在他的身后，不让他看她腿上，手臂上的血痕和伤疤。

下山路过墓地，她总是会提出要玩一会儿。林就坐在一边，看着她在墓碑之间跳来跳去。然后有一天，她对他说，她的父母离异，谁都不想要她。

林，等奶奶不在了，我就住在这里。

她说。我和蝴蝶一起住在墓地里。

他笑着捂住她的眼睛，不让她说下去。

她说话向来不羁。

渐渐她习惯留在他家里吃饭。林的父母都喜欢这个言语不多的女孩。有时她太累了，在他的床上睡着。头发上还插着各种小野花。

直到她的奶奶来找。她还是睡着的。

林就陪着她奶奶，把她背回家去。

他记得她柔软的身体伏在他的背上，辫子散了，长长的黑发在



Side A 生命是一场幻觉

风中飘动。然后象花瓣一样，温柔地拂过他的脸颊。

他一直都记得那个夏天的下午。他突然发现她的蝴蝶不见了。

你把它们都放了吗？他向来不同意她捉蝴蝶。没有，我把它埋了。她的脸上一片平静。
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有一只蝴蝶死了。我害怕它们都死掉。还是趁早埋了好。

你可以把它们放掉的。

为什么要放掉？它们是属于我的。

他是这样的气愤。任何话都不想再说，一把就推开了她。

晚上她的奶奶找到他的家里，说她没有回家吃饭。

天下起雨，她穿着的白裙子在夜色中轻轻闪动。他找到她的时候，她的头发都已经潮湿。她就坐在墓地的一块石阶上，手里拿着那只被他扔掉过的破盒子。

抬起头看他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眼睛中的泪光。他突然明白了她内心的孤独和恐惧。他把手轻轻地盖在她的眼睛上。

我以后再也不会捉蝴蝶了。林。我把它埋在这里。她给他看草地上的一个小土丘。她的手指上都是泥土。

好象很多血。她晃了晃自己的手指。

她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。那双手是冰冷的。他只能痛楚地看着她。那年她十四岁。

那天晚上，他把她背回来。

他背着她穿过黑暗的墓地，雨水把他们都打湿了。她突然问他，林，为什么有些墓碑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，因为他们生前在一起，死后也不想分开。

我们呢。我们死后是不是要分开。

你要我和你在一起吗？

是呀。林。我们住在下面，还可以在黎明到来之前爬到南山去。傻孩子。



安妮宝贝精品集

他忍不住笑了。却发现她已经在他的背上睡着。

十六岁的时候，她离开了枫溪。因为奶奶病逝。她的一个叔叔要把她接回到城市去。

在小镇的汽车站，他拿出一只银镯子给她，上面有他自己刻的一只粗糙的蝴蝶。

我一直想送一只不会死的蝴蝶给你。

他说，你会要吗？

她把它戴到她细瘦的手腕上，仰起脸对他笑。

他用手盖住她调皮的眼睛，不让她看见自己的泪水。

放开来的时候，他的手心里一片温暖的潮湿。

尘土飞扬中，汽车慢慢爬上了盘山公路。

她的信很少。

每次他都是一个人爬到山顶，坐在他们以前常常爬上去的那块大岩石上，看她的信。

林，叔叔对我不好。我想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。我已经开始挣钱，在一个酒吧里兼职唱歌。他们喜欢我唱。

她的信里没有地址。他只能写寄不出去的信给她。安，我会考上大学，很快到你的城市里来。请等我。

他把自己写的信轻轻撕掉，站在山顶看着风把纸片吹散。

她到他的大学来看他。

他走出宿舍楼的时候，看见她站在樱花树下，微笑着看他。春日午后的阳光

如水流泻，女孩的白裙闪出淡淡的光泽。漆黑的长发，明亮的眼睛。

他在阳光下突然发现自己睁不开眼睛。

安。他只能叫她的名字。

她笑着。笑着把她的手放到他的脸上，捂住他的眼睛。就象以前他们常常做的一样。



Side A 生命是一场幻觉

他们真的都长大了。

她告诉他她没有考上大学，暂时也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。

在咖啡店里，他看见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三五，以熟练的姿势放进唇间。

我现在要努力养活自己，林。我和叔叔他们没关系了。

那你的父母呢。

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她做了个无谓的表情。

晚上来听我唱歌好吗。她说，可能你不喜欢。但这就是我现在生活的方式。

他去了。那是一个很大的 D i s c o 酒吧。喧嚣的音乐和烟草味令人窒息。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要唱三首慢歌。

她穿了一条细吊带的短裙，长发半掩住脸，画得挑起的眉，唇膏是发亮的深紫。

林，乖啊，自己玩。她摸摸他的脸，就走上台去。

一小束幽蓝的光打在她的身上。她的声音是清甜的。象一匹缓缓撕裂的缎子。

台下黑暗的舞池里是相拥的人影，也许并没有人听她的歌。但她确唱得很好。

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是在痛着。

他默默地离开了那里。

那个晚上，他又梦见她。

她离开枫溪以后，他常常做这个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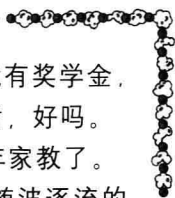
她坐在墓地的石阶上，手里拿着被他扔掉过的纸盒子。抬起脸看着他，眼中有泪光。

他轻轻的说，我会把你的蝴蝶找回来。

安。

他把他的手盖到她的眼睛上去。然后流下泪来。

他把自己整个地埋入学业中。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。



他也试着对她说，安，不要去那里唱歌了好吗。我有奖学金，我还可以出去做家教，做翻译。让我来负责你的生活，好吗。

她笑着说，好了，林。我一瓶香水就够你做上一年家教了。

我的生活已经和你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。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。我会一直漂泊下去，停不下来。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停在哪里。

她看看他的脸色，试图逗他开心。我们再去爬山吧，林。还记得那次在山顶突然下雨了吗。我们躲在灌木丛里，你叫我把头躲到你的衣服里。我听到你的心跳声。

我突然一点也不害怕了。

那现在呢。现在你还需要我的庇护吗。

现在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大雨。林。

还有沉重的人生。

他渐渐的沉寂下去。

清说，那个女孩有一双流离不羁的眼睛。她是突然对他说话的，在晚自习结束的时候。他正在校园的樱花树林里抽烟。

他看着她。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女孩敢对他说话，因为他的沉默。虽然几乎每个女生都对这个学业优异的英俊男生满怀好奇。但是清不同。清刚进来，是校长的女儿。他看到那张美丽的脸上，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表情。倔强的，而又天真。

你知道些什么。他说。

知道你在做一件无望的事情。她轻轻一笑。知道圣经里如何形容爱吗。

她说，爱如捕风。你想捕捉注定要离散的风吗。

那年他大四了。即将毕业。

他想到外企去工作。也许那里的薪水足够他为安买一瓶香水。安不知道她的话伤他有多重。

但是清劝他留校。她说，林，你的性格不适合到外面去奔走。我们以后都应该留在这个学校里。我父亲希望你在这里任职。

